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725728

10位ISBN编号：7538725725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傅斯年

页数：22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内容概要

傅斯年（1896-1950）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，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，他在北大做过学生、学生领袖、教授和校长，有这种经历的人确乎少见。

傅斯年的史学成就卓著，文学功底亦非同寻常，早在上学时就曾给教授挑过错误。

据罗家伦回忆，“在当时的北大，有一位朱蓬仙（即朱宗莱）教授，也是（章）太炎弟子，可是所教的《文心雕龙》却非所长，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……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，交给孟真。

孟真一夜看完，摘出三十九条错误，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，请求补救，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九条。

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，看了自然明白……到了适当的时候，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。

” 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》是傅斯年北大任教期间的讲稿，虽未最终完成，但现存部分亦有许多真知灼见。

此外，本书亦收录了《诗经讲义稿》，其也是他当年的课堂讲义，更是近现代研究《诗经》的重要文献，是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常备的一部资料文献。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作者简介

傅斯年（1896-1950）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，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。他提出了“史学即是史料学”的命题，开创了“史料学派”。他的文学成就亦著，胡适评价他为“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”。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书籍目录

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拟目及说明 叙语 泛论 思想和语言——一个文学界说 语言和文字——所谓文言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文人的职业 史料论略 论伏生所传《书》二十八篇之成分 诗部类说 风 雅 颂 最早的传疑文人——屈原、宋玉、景差 楚辞余音 贾谊 儒林 《诗》 《书》 《礼》 《礼记》 《乐》 《易》 《春秋》 《隐公》 《论语》 《孝经》 五言诗之起源 论五言不起于枚乘 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 论五言不起一人 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 诗经讲义稿 叙语 泛论 《诗经》学 一 西汉《诗》学 二 《毛诗》 三 宋代《诗》学 四 明季以来的《诗》学 五 我们怎样研究《诗经》 《周颂》 《周颂》说（附论鲁南两地与《诗》《书》之来源） 《大雅》 一 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二 《大雅》的时 三 《大雅》之终始 四 《大雅》之类别 《小雅》 一 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何以异 二 《小雅》之词类 三 “雅者政也” 四 《雅》之文体 《鲁颂》《商颂》述 一 《商颂》是宋诗 二 《商颂》所称下及宋襄公 三 《商颂》非考父作 《国风》 一 “国风”一词起来甚后 二 四方之音 三 “诸夏”和《国风》 四 起兴 《国风》分叙 一 周南、召南 二 邶鄘卫 三 王 四 郑 五 齐 六 魏 七 唐 八 秦 九 陈 十 桧 十一 曹 十二 豳 《诗》时代 周诗系统 非周诗 《诗》地理图 《诗》之影响 论所谓“讽” “诗三百”之文辞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章节摘录

泛论有些事件，并不附丽于任何一时或任何一人或任何一书，而这些事件又恰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者，于是提到前端来，写成十篇泛论，以当我们的文学界说。

思想和语言——一个文学界说从来治哲学而谈心理的人，每每把思想当做内体，把语言当做外用，以为思想是质，语言是具，语言是所以表思想者，思想却不即是语言。

我们在很多地方早已为这一说所化了，所以时时感觉着文辞之用是先想着，后说出，虽然有些平常事实已经和这个“成见”反背，例如我们“冲口而出”的话，还不是我们先说出来后再想到呢？

我们想时还不是等于不说出口，自言自语呢？

然而决然断然以思想为语言之收缩，不以语言为思想之表达者，初不曾听到，直到一些人扩充生理学的方法于心理学之界域，才有一个人直以思想为语言之内敛习惯。

（看J.B.Watson：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Behaviorist及其Behaviour-ism）这本是心理学中一个实验问题，解决和发展应是实验室中的事，不消我们去谈论，但有一点却和我们做文学的定义时相涉，这一点如下。

假如语言是思想之向外者，则思想是大名，或前名；语言是小名，或后名。

文学纵是以语言为质料，却实在以思想为体。

假如思想是语言之向内者，则语言是大名，或前名；思想是小名，或后名。

文学纵不免时时牵连到思想的特殊范域，却自始至终，一往以语言为体。

由前一说，文学与语言之“一而二、二而一”之作用不显，也许竟把文学界说做“即是思想之著于竹帛者”。

如是，则动感情的文辞与算学又何以异？

而一切文学中之艺术的作用，原是附丽于语言者，由此说不免一齐抹杀。

由后一说，则文学与语言之“一而二、二而一”之作用甚显，文学所据，直据语言。

语言向内的发展，成所谓内敛习惯，固然也是文学时常牵涉到的，但究竟不是直接的关系。

“文言”之艺术是由自然语言而出之一种的特殊发展，算学亦是由语言而出的一种特殊发展，然而文言究竟还是语言，故仍是文学中的事件，而算学是自由思想之中写于纸上者，已经辗转的除去了一切与语言之直接的关系，故断然不是文学中的事件，至于一切关涉逻辑的文词，或日论，或日义理之文，虽亦是语言之一种特殊发展，且与内敛习惯关涉尤多，然究竟可以直自口出，故仍不失其在文学的界域中，且正凭其去自然语言之远近定其文学的质素之浅深。

总而言之，文学是根据语言的，不是根据思想的，至多是牵涉及于思想的。

不管语言与思想在心理学中如何解决其关系，我们在此地且用这一个假定的解说。

文辞是艺术，文辞之学是一种艺术之学。

一种艺术因其所凭之材料（或曰“介物”[Medium]），而和别一种艺术不同。

例如音乐所凭是“金石丝竹匏土革木”等，以及喉腔所出之声音；造像所凭是金属、石、石膏、胶泥等所能表示出来的形体；绘画所凭是两积空间上光和色所能衬出之三积的乃至四积的（如云飞动即是四积）境界；建筑所凭乃是土木金石堆积起来所能表示的体式。

文词所凭当是语言所可表示的一切艺术性。

我们现在界说文学之业（或曰文词之业）为语言的艺术，而文学即是艺术的语言。

以语言为凭借，为介物，而发挥一切的艺术作用，即是文学的发展。

把语言纯粹当做了工具的，即出于文学范围。

例如，一切自然科学未尝不是语言，然而全是工具，遂不是文学；若当做工具时，依然还据有若干艺术性者，仍不失为文学，例如说理之文，叙事之书，因其艺术之多寡定其与文学关系之深浅。

这个假定的界说，似乎可以包括文学所应包括的，而不添上些不相干的。

各种艺术因其所凭借之介物不同，故不能同样地发展，又因其同是艺术，故有类似的发展。

文词之中，有形体，这是和造像同的；有章法，这是和建筑及长篇音乐同的；有声调，这是近于音乐的；有境界，这是同于绘画的；有细密而发展不尽的技术（Technique），这是和一切艺术同的；有排荡力，为所感者哀乐动于中，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”，这是和一切大艺术之作用同的。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著文等于谱乐，只是所用的单位不同，著文者用语言之词，谱乐者用音韵之节。

著文等于绘画，意境为先，有时诗与画可作丽比，正由诗境画境同者实多。

著文等于建筑，建筑时“意匠惨淡经营”，成就一段“天似穹庐”之体。

文词中之结构，俗学者谈的只是八股，然雅颂汉赋以来之韵文，及子家、史传以来散文，无不有构造，以成形体之力量。

文辞中有“态”，“态”是与造像绘画同的，文辞中有“势”，“势”是与建筑同的。

一切艺术都是以材料为具，人性为宰，人之性灵运用在一切材料之赋予和限制上，所以各种艺术，因人之性灵而有沟通，因材料之赋予和限制而有独立，述说一切艺术之集合，未尝不可为“成均”之论也。

必以文学为艺术，然后文辞之品德和作用有可见其大体者。

有通达的文学，有鄙陋的文学，有大文学，有小文学；正和音乐中有通达的音乐，有鄙陋的音乐，有大音乐，有小音乐一样；正和其他大艺术有这些品类分别一样。

疏通致远者为达，局促于遗训或成体或习俗而无由自拔者为鄙，能以自己之精灵为力量以运用材料者为通，为材料所用者为陋，能自造干寻华表者为大，从固有之成就，更复一腔一面堆积者小。

八股不能成大文学，因为大文学之品质在这一体中无所附丽：连珠箴铭不能成大文体，因为这些体裁里只有微末的小技可以施展。

一种文学之高下即等于在此文学中艺术作用之大小而已。

写文学史应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者。

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，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，而写一种的史，总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设施做根基。

所用的材料可靠，所谈到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，然后可得真知识，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之上，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。

不过所谈者仅是一切考核比例，也不算完全尽职的，必有感觉，才有生命。

宋人谈古代，每每于事实未彰之先，即动感情，这是不可以的；若十足的汉学家，把事实排比一下就算了事，也不是对付文学的手段，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。

必先寻事实之详，然后成立说者与所说物事相化之情感，如此方能寡尤，方能遂性。

我在这里本不是著文学史，只是作些文学史题之卮言，但也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，止乎欣感，以语学（大陆上谓之Philologie）始，以“波涛动荡（Sturm und Drang）”终。

语言和文字——所谓文言把语言和文字混作一件事，在近代欧洲是不会有，而在中国则历来混得很利害。

例如，中国和朝鲜、安南、日本是同文，不是同语，英德以及各拉丁民族是同文，即是同用拉丁文书，不是同语。

西洋有国语而无国文，文书都是在一个时期向文化较久的别个民族借来的，而中国却有一个自己国人为自己语言用的文书，虽说这种文书后来也为外国人用了，如朝鲜、安南、日本，不过这些外国人是把汉语汉化一齐搬去的，所以他们实在是以文化的缘故借汉语，只是读音有些变迁，到很后才有把汉字表他们语言的，如日本文中的训读。

汉字既专为汉语用，而汉语也向来不用第二种工具来表它，只到近代耶稣教士才以罗马字母作拼音字，以翻译《旧、新约书》，中国人自己也有了各种的注音字母，所以汉字汉语大体上是“一对一”的关系，历史上的事实如此。

其实汉字和汉语并没有什么生理上的关系，我们固然可以汉字写英语（假如为英语中每一音设一对当之汉字），也可以拉丁乃至俄罗斯字母写汉语，这里只有一个方便不方便的较量，没有不可能性。

古代人尚知文语两件事的分别，譬如说，“老子著作五千言”，这是和五千文不同的，五千言是指读起来有五千个音，五千文是指写下来有五千个字。

这个分别汉屈才忽略，正因汉后古文的趋向益盛，以写在书上的古人语代替口头的今人语，于是这层分别渐渐模糊，文即是言言即是文了。

把文字语言混为一谈，实在是一个大误谬。

例如所谓“文字学”分为形体、声音、训诂三类，这三类中只有形体是文字学，其余都是语言学。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又如只有《说文解字》是字书，后来的如《干禄字书》等乃是纯粹字书《广韵》《释名》《玉篇》等在大体上说都是语书，而后人都当做字典看。

我们现在所习的外国语是英语、法语、德语等，并不是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，而误称做“文”。这一层误谬引起甚多的不便，语言学的观念不和文字学分清楚，语言学永远不能进步；且语、文两事合为一谈，很足以阻止纯语的文学之发展，这层发展是中国将来文学之生命上极重要的。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编辑推荐

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特色：因为有了这套讲义，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；因为有了这套讲义，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；因为有了这套讲义，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；因为有了这套讲义，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！

<<中国古代文学史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